

近代文哲學人論著叢刊之八

近代詞人手札墨蹟

(上)

後學黃金陵謹署



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編印

張壽平輯釋

近代詞人
手札墨蹟

後學

陳坤一謹署



近代文哲學人論著叢刊之八

近代詞人手札墨蹟（上）

著者：龍沐勛等

輯釋者：張壽平

校讀者：林玫儀

發行者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

臺北市南港區115研究院路二段一二八號

電話：（〇二）二七八八三六二〇

印刷者：長達印刷有限公司

臺北市西園路二段五〇巷四弄二一號

電話：（〇二）二三〇四〇四八八

定價：新臺幣三〇〇〇元（全三冊）

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初版

ISBN 986-00-3004-9（一套）

前言

張壽平

縵廬輯釋所藏近代詞人手札，攔筆已久；去年，承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同意出版，乃作最後訂定，且因而重讀全部原札。前輩手澤，動魄驚心；往時各事，一一奔來眼前，不禁感慨係之。今，本輯即將付印，忽悟彼往時所歷，亦即本輯中大部分原札之由來，亦即縵廬之所以能獲此珍藏之故。其中有時代之劇變、先師之深恩、諸前輩之勗勉，以及冥冥中之因緣，豈能不擇要述之？爰述一九四四年至一九九七年間與本輯相關各事於下，即以之爲本輯之前言。

壹、隨先師訪前輩詞人於上海

一九四四年（甲申）七月初，縵廬因暑假至上海，宿同孚路親戚家小樓上。是日，僕人告有客來訪，下樓即見榆師（先師龍公榆生），翩然青衫一襲。時榆師任南京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，我爲其中文系一年級學生。暮春，榆師批閱拙作〈三月十九日明莊烈帝殉國紀念〉詩，因獎其「那堪三月淚，重灑甲申年」句，而許我爲「龍門弟子」。暑假前，我登門道別，順告將赴上海，榆師曾問上海寓所；別未半月，不意竟勞垂顧。

是晚，榆師命共餐。席間，爲我述上海詞壇滄桑。我於近現代詞家，除錢基博《現代文學史》所載及者外皆無所悉，至此方知滬社、午社之文采風流。榆師約我翌日上午聚於法租界明德里呂師貞白之碧雙樓。（本年九月後呂師貞白即在南京中大授課。）

翌日，我依示覓路，至即初識呂師貞白於碧雙樓。樓富藏書，且多善本，我因常伴同學黃永年買書，故略能道之，呂師以爲奇。呂師爲我述碧山（王沂孫）詞，謂：「非學碧山不能識詞中比興。詞無比興則不足道矣！」中午，呂師母治午餐。

午後，二師攜我同訪夏映老（敬觀）。映老贈我所注《漢短簫鏡歌》、《孟東野詩》（新出版）。我問

詞，呖老告我可讀唐李長吉詩，取其奇想與麗辭入詞。呖老著中式短裝，長髯飄飄若神仙；其書齋，四壁圖書而不染一塵，若神仙洞府。

是晚，余返碧雙樓觀易大厂所刻印章。呂師爲我言易大厂生前事。

第三日，榆師、呂師攜我訪陳蒙庵（運彰）。蒙庵爲況蕙風弟子，我略舉《蕙風詞話》之及於夢窗（吳文英）詞者以問，蒙庵爲我說夢窗法乳。蒙庵擅畫，即席畫蘭一幅贈我。

是晚，前午社詞人之留滬者數人宴請榆師，我得叨陪末座，於是又得聞呖老與榆師論詞，直如《維摩詰經》中二大士說妙法，而我則如舍利弗之有天花著身，自知結習已深。

又二日，榆師返南京。我猶逗留上海，常至碧雙樓請益。呂師告我呖老、大厂、遯齋張孟劬（爾田）、葉遐庵（恭綽）等前輩之詞章、學術與其人器識，而深以大厂之先歿爲憾。（大厂歿已三年）我之矢志於詞章，且願爲諸詞家整理其所遺手澤，以冀有助於宏揚此傳統文學之一脈於不墜，即自此時始。

貳、初獲近代詞家手札、墨蹟

一九四五年（乙酉）六月末，我已輟學返無錫，忽獲榆師六月二十四日手札，問我可否與同學黃永年同去分取其藏書，語殊沉痛，有云：「世變方殷，欲歸故山不可得。現擬先將篋中藏書售去，以免他時化爲劫灰。惟生平性命所託，亦頗多可愛之本，思得其人而授之。念足下與永年皆愛書成癖者，可否相約偕來，各就所好分去；半賣半送，書得其主，我亦心安。異時相見有緣，猶可向君家借讀也。」我讀到此：「異時相見有緣，猶可向君家借讀也。」二句，心知師恩浩蕩而長別在即，眞不知涕泗之何從！

兩日後，即七月初，我已稍備書款，趕到南京鼓樓畔漢口路榆師寓。時已薄暮，榆師以胃潰瘍突發臥床上；師母告我：醫囑不能會客，當俟明日。並命留宿。是夜，我宿於榆師之書室中；深夜醒後，翻

讀榆師舊稿，直至天色將曉。翌晨，榆師召我進入其臥房，告云：所持處分之書籍，半在此間，半在上海舊居。其在此間者，已經順宜（長師姊）、美宜（大師妹）、廈材（大師弟）粗略整理。今所擔憂者，乃上海之所存，極為零亂而又頗多善本；且有當代詞人手札，及當年《詞學季刊》所餘資料，必須取來南京，親自處理。故即命我與順宜同赴上海，且囑咐整理與處分之原則：（一）書籍之爲我所喜愛者，由我自取，不計價。（二）其餘書籍可與上海舊書店來青閣接洽，共同檢視，並即請其收購。（三）當代詞人手札及詞刊資料，則全部攜回南京。

永年於昨晚已如約來到南京（自其鄉常州來），知榆師不見客，而宿於其友人處。榆師未見永年，乃囑我促永年來，並望其能代爲處分南京所存書籍，並協助收拾所藏文物。是日下午，永年至，於是榆師南京之事即皆委諸永年，我可行矣。

事不宜遲，我與順宜即在翌日夜間乘火車赴上海。盛暑炎熱，車箱擁擠，眾相皆見狼狽。到達上海北站之時爲凌晨五句鐘前。一夜未睡，二人既倦且餓；稍用餐點，即同赴我上海姨母家洗澡、休息，睡到午後。

榆師之上海舊居，在極司非而路，乃一獨立式小洋房，今已易主；而榆師之書物，則堆存於一「亭子間」中。順宜帶我抵達後，稍與新主人寒暄，隨即展開工作。順宜長我一歲，學音樂、擅歌唱而決策明快，辦事幹練，此當出於師母之所教。其開箱發篋，動作熟練，非我所及。我在旁審視書籍，分之爲善本、舊本、新本、稿本四類，並助順宜重行裝箱。然後檢視篋中之「當代詞人手札」，乃彊村翁（朱丈祖謀）、石遺老人（陳丈衍）、冒鶴老（廣生）、霜厓吳瞿安等大名家的墨蹟；無一爲常人所易一見者，而今竟疊疊在眼底。我不敢久視耽誤工作，即還諸篋中。此第一日，整理完成者不過十分之一。

一星期後，室中所有書籍經分類後重行裝箱竣事，即與書商來青閣接洽。來青閣主人爲榆師舊識，故此一交易之進行頗爲順利。我因察知榆師需錢孔急，不敢先取，而僅依來青閣之估價略取數種，其中有《漁洋精華錄林佶寫刻本》。此時，我私心所最愛者，已非書籍，而是初見之「詞人手札」——大名

家墨蹟，但此爲榆師所囑必須全部攜返南京者，區區豈敢妄取其一？

又一星期，交易畢。俟順宜收齊書款，返抵南京，已是八月初矣。榆師氣色大佳，笑容可掬，立取案頭彊村翁親校《彊村叢書》底本之《南澗詩餘》與《澗泉詩餘》（南宋韓元吉、韓澆父子詞集）兩冊贈我，以酬我勞，並在此兩冊之扉葉各題數語，深寓時代感慨，有謂：「他日或可與子攜手林下，同聽澗泉。」又取張孟劬、易大厂、吳瞿安手札各二通，取張孟劬所書《望江南》仿彊村翁題近代諸家詞十二闕墨蹟、夏映老詩稿二頁一併贈我，使我在一日之間成爲「大富」。此即我之初獲近代詞家手札、墨蹟。

參、先師「獄中書」前後事

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，美國以第一枚原子彈投日本廣島；八日，又以第二枚原子彈投長崎。十日，日本正式投降。此前，我與永年已同離南京，我因永年之邀而在常州小住。消息傳來，里巷相慶，而我與永年則亦喜而憂；「南都」必將解體，不知榆師之處境如何？曾同修一快柬探問，未獲回覆。八月杪，我返抵無錫家，乃得永年轉來榆師八月二十六日郵片。如此艱危之際，榆師尚諄諄勉我云：「以足下之才之美，宜專意於文學，厚植根柢，並致力於外國文字，庶能貫通體會，於文壇獨樹一幟。」（我之兼治日文、德文，著有《西德之漢學及其他》一書，撰有《德國諺語中的儒家思想》等文者發端於此。）未幾，又得榆師八月三十日寄無錫郵片，告我不必再赴南京。（我曾致書，有「危急時赴南京隨侍」之言。）此後，訊息中斷。

十月下旬，得永年函，知其已於是月六日赴上海，擬入光華大學史學系未果，彷徨無所依，亦無榆師訊息。永年，我之畏友，初同受業於呂思勉老師，後又同爲龍門弟子。永年曾對我大聲朗誦清儒孫星衍詩句云：「爲恐他年無第一，避君才筆去研經。」此其兀傲也。今附記之於此。

一九四六年春，我隨敝戚抵臺灣，初執教鞭於臺北第二女子中學。暑假中，應邀在苗栗辦講習會；

秋季開學，轉臺中草屯中學任教半年。居略定，我即修書寄南京試探榆師情況。至翌年（一九四七）一月下旬，乃得大師妹美宜覆，告知榆師在前年即因曾參加汪政府而遭拘審，今已入蘇州獅子口十一號獄，可與外界通信。時方寒假，我往來於臺北、臺中間；至二月十日後始發出寄榆師蘇獄書。是月，臺灣「二二八」事變起，我在臺北。三月初，苗栗父老來臺北迎我避亂於苗栗，而旋即獲草屯轉來榆師二月二十七日自蘇獄寄草屯長信，我因而得知榆師之年來經歷與此時情況。此爲榆師寄我「獄中書」之第一通。

此後，榆師與我通信頗密，皆寄苗栗：三月二十七日，來書告我近日稍取佛典中故事作爲新體歌詞寄錢仁康（亦龍門弟子）製譜等事。四月十一日，來書譽我所寄詩，並附和作。五月十九日，覆我所告「二二八」後我往謁陳儀長官、保釋省議員劉闊才及苗栗鎮長鍾建英等被逮者之事，有：「出人困厄、救人冤苦，此眞儒所有事，亦我佛大悲宏願也。」等語。六月十二日，來書簡述姜叔明教授爲臺省祕書長徐道鄰之師，已請其作書介我往見徐道鄰。

本年暑假，我返無錫迎家母到臺灣居住，並專程抵蘇州探望榆師。久別相逢，黯然相對，竟不知當作何語。重到臺灣後，我與家母置家苗栗。又得榆師十月十七日來書，因相逢時見我消瘦而囑我當留意攝生之道。十二月四日，榆師又來書，謂有大赦消息，或可出獄。同月二十二日，又來書，因永年告知我近來亦治史學而指示：必讀固有要典與近人王國維、陳援庵、陳寅恪諸先生所著書。此外，又及元旦特典消息。本年，我所獲榆師「獄中書」凡八通。

一九四八年三月三日，榆師自南京發書告我：已因胃瘍向當局請准「保外就醫」，並已於舊曆除夕前四日（二月五日）出獄返南京。曾入醫院檢查，今則在家調理。我獲此書後，意榆師在家有師母與家人照拂，當可平安，遂疏問候。豈意此後年餘，舉國戰亂，各地易幟，又閱滄桑之變！及國府遷臺灣，臺灣與大陸成爲敵國而兩岸音訊全隔。

肆、臺灣流寓詞人札稿

臺灣本土詩風頗盛，故多詩社，多詩人；然而無詞社，無詞人，故幾無倚古聲調填詞者。一九四六年夏，我應邀自臺北至苗栗辦講習會，課後與父老唱和，當時曾有：「可憐滴盡遺民淚，盼到王師逐夜郎。」「初次關情兵去後，橋邊紅藥爲誰花？」「還須去覓滄桑夢，乞借邯鄲一枕眠。」等語。此等詩，曾爲苗栗第一詩人黃公念萱所賞識，因而共訂忘年之交。至翌年「二二八」事變之際，我之得避亂於苗栗者，實仗黃公助。我後有「幾度詩成遇青眼，不曾野死化騷魂」之句，即記其事。

一九四九年後，詞人流寓至臺灣者頗多。我以師門淵源，或投書而即得相勉，或初識即如故人，或賁緣而蒙拔擢：種種文字因緣，使我獲益非淺。凡此，皆當感謝先師於天上。今輯所獲札稿，當先言溥公心畬之覆書。溥公儒，字心畬，乃北方詞人，夙與榆師相賞。前在南京聞榆師冤獄，曾致書以「內省不疚，何憂何懼」慰勉。其一九五四年覆我致書，言舊事灑灑三頁，無非悲痛；末云：「諸葛武侯云：苟全性命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。子曰：邦無道，則愚。見幾之速也。吾輩幼誦詩書，長逢亂世，潔身爲難，敢羈物累？臨書悵然，不盡罄陳！」等語，每一重讀，輒增懷惕。此我以師門淵源投書而即得相勉之一例。

一九五六年春，我受聘於中華叢書委員會，編纂《中華文彙·隋唐五代彙》，而得於會議時初識袁公帥南。袁公，湖南袁伯夔先生之姪，曾入「滬社」；其年籍載《滬社同人名籍齒錄》，少榆師五歲，排名次於榆師而居最後，當時與榆師同爲滬社二少年。既相識，即引我至江老絜生處。江老乃私淑彊村翁者，於詞喜學夢窗，而袁公則尤愛白石。江老評詞，必依四聲；此時正以其《揚州慢·春柳用白石韻》一闋徧索和作，袁公已和之。是日，三人談夢窗、白石掌故，如與古人同座。別後，我即踵和白石《揚州慢》寄袁公；袁公書來讚許，又附新一闋。我最愛其「慣借夢填詞，將愁過酒，偷換春情。故國暮雲淒斷，騷蘭怨、悄入蟬聲。」二韻，即報以《浪淘沙·夜輯隋唐五代文彙》一小詞。自此，往還漸

多。袁公之於我，即以師門淵源而初識即如故人者。

我之得任《中華文彙》之編纂，乃由高公仲華之推薦。高公，高郵人，出黃季剛先生之門；知我爲「龍門弟子」，自即季剛先生「再傳」，故乃以同門視我。昔季剛先生曾以親評《夢窗四稿》授榆師，故榆師於詞初亦從夢窗上窺清眞。（此爲周濟《宋四家詞選》之所主，亦常州一派法門。）其後乃改從蘇辛。高公之詞亦從夢窗入，且因其後來專攻考據之學而不甚措意於詞，故其詞始終留止於夢窗。

高公與我通信，自一九五三年一月起。當時，我尚在苗栗，執教於省立苗栗中學；因程旨雲教授之介而以拙詩呈政，乃先後獲其長札二通。前札自述其治學之經過云：初從吳先生瞿安（梅）治詞章，繼從季剛先生治考據，最後乃識「爲學之大本則在義理與經世」。又謂：「考據爲求真之學，詞章爲求美之學，義理爲體而經世爲用；有體有用，以期止於至善。」其言已盡學問之大端，可稱的論。前札又附其近詞《法曲獻仙音·圓通寺紀遊》一闕，其下片云：「海濤淺。向蓬萊暫尋吟夢，天尙許、微透夕陽一線。奮躋出陰崖，望長安、多少淒怨？繡簇山川，賸鯨波、螺髻千點！」一似南宋人語，使我神移者久。其後札爲我釋通儒、專家之別，而勉我爲有體有用之通儒。又釋中學、西學二者，而自謂「生爲中國之人、治中國之學」，自乃深慨乎時俗之喜新厭舊、學者多捨本逐末而云然。

一九五六年秋，我以高公之拔擢而入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任講師。一九五八年，高公五十歲，命我以詞筆略志其平生經歷，書之於其祝壽詩文冊之首頁。我爲賦夢窗詞最長一調《鶯啼序》一闕，中有：「絮話平生，共慨絕學，數章黃以後。仰天笑、文字因緣，祇留淮海孤秀。（高公有「淮海少年」之號，即季剛先生所錫。）夜沉沉、青燈照硯，合刪盡人間紕繆。故山蕪，風雨漂搖，破巢無守。」四韻一片，以志世變。又有：「胡塵不染，海水寬情，碩人尙似舊。（高公身高逾一八〇公分。）苦畫出蓬萊佳計，孵燕巢鶯，北舍西樑，待飛新鷁。車前露潤，壇邊風暖，蘼蘼時墮澄清夢，化千身、巧把山河繡。」一片，以志其兼授師範大學與政治大學兩校。

高公於我甚厚，我之由講師升副教授，又升教授，皆得高公之獎勵。此即我之因師門淵源而獲拔

擢。

凡在臺灣所識詞人，皆海上之流寓者；所獲札稿，同有去國之情。詞人皆時代之歌手，私心淑之；其札稿可爲歷史之物證，自當珍藏。

伍、詞人手札、墨稿之因緣無盡

一九五五年九月，我回臺北「二女中」任教。不久，同事儲亞男女士告我：美宜亦在臺北，住光復新村。相見後，知其已結婚，夫婿爲空軍少校鄭吉勇，婚後即隨軍來臺，育有二子。去年，吉勇因癌症去世。今欲謀職自贍。（我曾轉託政大教授盧元駿介之入中央信託局工作。）又得知榆師於一九四八年冬即往上海，此時任職於上海博物館，常由香港友人轉寄信來。順宜在北京，夫爲中學教員。廈材已畢業於清華大學，現在瀋陽任工程師。

一九六一年（辛丑）春，美宜轉來榆師贈我一詩，小序有「忽憶十五年前與無錫張生壽平、江陰黃生永年同金陵共切磋之樂」云云。此爲我所獲榆師寄我墨蹟之最晚者。

一九六三年初夏，美宜離臺灣赴美洲。出國前，我應召至其家，美宜將若干榆師所予文物託我保管，內有：易大廠爲榆師所畫松竹斗方、談月色畫梅冊頁等。我知此等即榆師在艱困之際付與愛女之「嫁粧」。美宜云：「今後，若不能重逢，則此等即屬君所有。」於是，我之書室內又增榆師昔年之所藏。

一九六七年年秋，我應聘講學於西德慰茲堡大學（UNIV. WÜRZBURG），獲臺北轉來美宜自美國芝加哥城來信，謂：榆師已於去年（一九六六）十一月十八日歿於上海。聞噩耗後，我撰成〈詞人龍沐勛先生〉一文，附之於拙著《西德的漢學及其他》一書發表。（一九七〇年臺北廣文書局出版）此時大陸值「文革」，無人敢爲「右派文人」作傳，故此一拙文當爲紀念榆師之文之最早發表者。

大陸「文革」之際，文物札稿之被毀者難以統計。榆師歿後，其昔日南京所藏詞籍珍本之不忍出售

者、近代詞人手札、所留詞學資料及其手著積稿等是否尚存？一九七六年「文革」結束後，此等之歸屬如何？常使我爲之憂慮。故及一九八三年冬，我應聘至香港任教之初，即乘寒假，由香港轉往大陸，既欲一探別離已三十六年之故鄉親友，並望能一訪榆師家人（師兄弟姊妹）之在上海者。然而此行未竟全功，在上海逗留三日，但得悉廈材與小師弟英才皆在上海，以無地址而未能相見。

一九八四年寒假，我至西安，晤永年於陝西師範大學。永年已爲當今古籍版本學權威學者、唐代史名教授。從永年知同學喻若水改名喻衡，今爲上海名詩人、名詞家。「同學少年都不賤」，我心喜甚。又喜知廈材在上海及其地址。一九八五年暑假，我再到上海，即先晤喻衡於復旦大學第九宿舍，然後同訪廈材。

廈材告我：榆師歿後，即行火葬，骨灰由師母謹護。一九七〇年五月，師母因高血壓歿。當時仍在「文革」中，故至數年後，廈材始得遵父遺囑，謹奉父母二人骨灰至北京香山萬安公墓安放。

談及榆師之所藏，廈材告我：一九六六年，「文革」起。十月，榆師入醫院切除甲狀腺瘤；十一月初一日，榆師尚住醫院，而家遭「文革造反派」非法查抄，一切文物、書籍、札稿悉被攜走。十一月四日，師母因榆師將於翌日出院而以家中被抄事告知。豈意翌晨榆師復發肺炎，且至昏迷；延十餘日，以心梗塞歿。我由此知榆師之歿，乃歿於其「生平性命所託」（榆師札中語）文物、書籍、札稿等之一日俱盡。

我再問舊藏如今下落。廈材告我：「文革」後，歸還若干箱，大略完整。除傅抱石贈榆師畫一幅、吳湖帆畫竹一冊已爲順宜攜往北京外，廈材皆謹慎守之。廈材又告我：榆師歿前二年（一九六四），已將若干詞籍善本加以題跋，分贈各相關地區圖書館、大學研究室或文化組織，謂裨得保存於久遠。今惟所存詞人手札、手稿等尚待整理。又云：「此事非君莫屬，君當任此事，以慰家父在天之靈！其原物則我家保留少許以作紀念外，皆可屬君。」

我自一九四四年起，矢志於詞章之學，翌年得見榆師所藏詞人手札，且蒙贈我若干件，當時已以爲

奇遇，而實尚爲發軔之始。其後，榆師之「獄中書」、臺灣流寓詞人之札稿紛至沓來，我雖流離顛沛而未失其一；會觀互參，如聞共鳴，且知其皆有所待；故彼頁頁墨蹟之於我，無異於聲聲激勵與鼓舞。而今在四十年之後，又得見四十年前之舊珍；昔年之所心喜，今日皆得屬我，雖云「物必聚於所好」而其間滄桑再變，因緣相續，當非尋常可及。莫非「文字有靈」，將使詞學重振於世，而區區適逢其會，必須膺此天職！於是，師恩與初志、舊珍與私愛、共鳴與天職交集，我豈能辭讓？豈敢辭讓？

自此起，廈材即陸續檢取榆師所藏手札並詩詞稿等陸續付我。香港與上海交通甚便，我幾乎每月必往，每往必有所獲。其內容，則與昔年所見不盡相同，如昔年所見彊村翁遺札，已經榆師編定後單獨處置，不在其中；新增一九四九年後諸詞家寄榆師札稿，如謝无量、馬一浮二公札稿等。我獲之歸後，即一一考辨其年月（札多未記年月者），注釋其所涉及人事，爲作後案。如是積五年之功，而輯成〈忍寒廬劫後所存詞人書札〉，所收札、稿作者凡五十八家，又詩文稿三集。札、稿合計，凡二百四十五目。附陳聲聰致廈材錄示輓榆師詩及問彊村授硯圖札二、〈彊村授硯圖〉影本二。

繼之整理我舊藏諸詞家寄我札、稿，輯成〈安縵室所藏詞人書札〉，分甲、乙兩編。其甲篇，即榆師寄我十五札，內附榆師所贈畫竹、贈別詩、遺像等。乙編即臺灣流寓詞人札、稿，別附旅美詞人潘希珍（夏瞿禪弟子）札、同學喻衡詩札、寄寓上海詞人田遨詞札，而以臺灣詩學研究所所長李猷札爲殿。

與此同時，廈材又檢出榆師自用印章十方，及印人羅叔子四札（中附印蛻四方）贈我。我本藏有易大厝爲榆師所刻「忍寒廬」、「萬載龍七」、「造像印」印蛻三大方，合之已見十七印。其中，廈材所贈傳抱石刻「小五柳堂」一印最爲名貴；大厝三大印，乃各印譜所未載者；羅叔子墨札，亦屬罕品。凡此皆當爲藝苑之士所欲見者，故即再略增所見，輯成〈忍寒廬藏印小輯〉。

此後，我又據所收資料，益以所知所聞，爲榆師作年譜。稿成，請廈材增訂，終於完成〈詞人龍榆生先生年譜初稿〉。

於是，忍寒廬舊藏爲第一輯，安縵室藏札爲第二輯，皆附詩詞墨蹟，題總名爲《近代詞人手札墨

蹟》。又以我昔年所校讀榆師自述〈苜蓿生涯過廿年〉一文與〈藏印小輯〉、〈年譜〉爲附輯。附輯成，又爲便於查檢其詩、詞篇目及各札內容要點計，作〈索引〉。又重訂第一輯（榆師舊藏札）四十九詞人札目錄，略以生卒先後次序，各注生卒之年於姓名下，以便一覽即知其年輩。諸事皆畢而擱筆，時爲一九九七年丁丑秋，地在臺灣臺北之指南山麓。自我初見榆師藏札至此時已五十二年；自榆師逝世至此時，已三十一年；廈材付札、我攜至香港客居作考釋之初至此時，已十二年；我於一九九二年秋自香港返臺北，已五年。光陰倏忽，世事如泡影，詞壇老輩一一凋零，然而成此一書，則既志前緣，又啓後緣，因緣無盡。

陸、補記

忍寒廬，榆師題其寓名。榆師初題室名「風雨龍吟室」，一九三一年有《風雨龍吟室叢稿》；歐陽竟無爲作榜書，至在南京時仍懸室中（我曾見之）。後殆因「風雨」二字而又題廬名「忍寒廬」。一九三八年（戊寅），易大厰爲刻「忍寒廬」大印，並爲作集宋詞聯，其小序云：「榆生教授，任事施教忠勇無比，以忍寒名其廬。」其後，榆師即以「忍寒居士」爲號，或單署「忍」。

榆師與師母育有三男、五女：長女順宜，一九八九年歿於北京。次女美宜，少我一歲，一九七二年歿於芝加哥。（赴美九年歿）長男廈材，少我二歲，退休後寓上海。三女新宜，一九五三年二十五歲歿，歿最早。次子眞材在軍中。四女雅宜，幼女靜宜，幼子英材，皆安好。昔年視我如家人。

安縵室，我十九歲從榆師時自題居室名。《禮記》之〈學記〉云：「學，不學操縵，不能安弦（絃）。」孔疏云：「操縵者，雜弄也。若不先學雜弄，不能安正其弦。」我學詩詞，詩詞爲絃歌之事，故必自「操縵」始；我又隨感縱吟，不求雅正，故即自號「縵安」，並題此室名。後又以「縵盒」爲字。

「安縵室」與「忍寒廬」，正可爲對，是一巧事。「雜弄已題安縵室，孤高須有忍寒廬。」是命名之

義。「客夢仍縈安縵室，師恩常憶忍寒廬。」是區區心情。又：「舊札還藏安縵室，新書首榜忍寒廬。」是本書之成。而我之感言則是：「哀樂全來安縵室，因緣無盡忍寒廬。」我追悼榆師之逝世所欲語者是：「人間有室留安縵，天上無廬要忍寒！」回首前塵是：「廬因避世寒常忍（榆師），室可撫絃縵自安（壽平）。」本書由「中研院」出版是：「太學未嘲安縵室，詞壇重見忍寒廬。」而我之願望則是：「安縵室中絃不絕，忍寒廬外世迎春。」來日當可見：「安縵室中非雜弄，忍寒廬外是昇平。」補記畢，猶有未足者是：「既欣一室容安縵，那得萬廬共忍寒？」

二〇〇五年七月二十七日

忍寒詞人逝世已三十九年矣。

近代詞人手札墨蹟 總目

〔上冊〕

序

前言

目錄

本書各札內容分類索引

第一輯

忍寒廬劫後所存詞人書札（上）

〔中冊〕

忍寒廬劫後所存詞人書札（下）

林玫儀 撰

張壽平 撰

張壽平 編

龍榆生舊藏
張壽平輯釋

龍榆生舊藏
張壽平輯釋

〔下冊〕

第二輯

安縵室所藏詞人書札

張壽平 藏

附輯

忍寒詞人自述

龍榆生遺著

忍寒廬藏印小輯

張壽平 輯

詞人龍榆生先生年譜初稿

張壽平
龍廈材 輯